

短视频渗透下乡村初老女性的社会规训与自我建构 ——鲁中 S 村案例

路 阳

摘 要:在乡村转型、短视频普及背景下,乡村初老女性正在成为短视频社交网络中最活跃、另类的群体。基于福柯的话语理论,乡村短视频中主要存在基于家本位观念和过日子实践的传统话语,以及基于个体主义观念和个体利益欲望最大化实践的现代话语。初老女性的网络展演可谓是在两种话语互动中的自我技术,即通过现代话语下突出容颜、身体和才艺的直接表演,以及传统话语下对家庭和村庄生活幸福和谐的间接呈现来建构一个有别于传统贤妻良母的出众、美丽、理想化的现代女性自我。这一自我技术虽促进了乡村以及乡村妇女的现代化转变,但亦要警惕乡村初老女性在短视频中的沉迷、身份误同、免费数字劳动等问题。

关键词:初老女性;乡村妇女;短视频;快手;话语

中图分类号:D669.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23)04-0147-10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30612.001

初老女性是年龄多在 45~60 岁之间的女性群体。由于面对人生阶段由中年到老年的过渡与转型,加之多同时兼顾家务、土地劳动以及子孙照料等职责,初老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我建构和调适成为其应对逐步老龄化、适应社会变迁、家庭需要、调适身心健康的重要实践。近年来围绕初老女性消费和休闲生活的诸多现象,如广场舞、景区拍照、疯狂购物、社交网络自拍等使其逐渐走上台前甚至成为热门话题。尤其是在“大妈”标签下,该群体在社会能见度提高中不断遭受批评甚至被污名化。而在农村,受惠于乡村现代化和移动短视频普及,部分初老女性亦积极利用快手、抖音等社交软件,通过形体、才艺、生活等作品来呈现和建构一个不同于传统乡村妇女的个性自我形象。在 S 村,部分初老女性成为地方短视频社交网络中最活跃甚至最张扬的群体。

在学术研究领域,围绕初老女性的研究主要有两大主题。一是关于初老女性跳广场舞的原因探索。代表性观点认为广场舞既是城市化、老龄化、空巢化处境中老年妇女追求过往集体经历中的共同体价值、身体体验和群体认同的社会行动^[1],又是日益疏离的个体化社会中对“共同存在”需求的群体兴奋^[2]。二是关于媒介报道中对作为“大妈”的初老女性的污名研究。该类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即选取特定报纸、网络等媒介中某一时段内关于大妈的报道进行分析。该类研究的结论较为一致,即大妈被负面化、污名化^[3]。而在污名原因方面,有研究认为是由于人们对中老年女性的社会期待和公共空间利用的期待不相符所致,并在阶层、年龄、性别的碰撞中凸显^[4]。总体来看,对初老女性的研究仍主要局限于城市女性,对其庞大的乡村同龄人尚缺乏关照,并有着将大妈标签化的倾向。而当将该现象置于当下流行的移动互联网普及和城乡互动背景时,乡村初老女性张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权力技术与自我技术观照下的城市青年健身实践研究”(22YJC840009)

作者简介:路阳,常州大学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luyang@cczu.edu.cn (江苏 常州 213164)

扬甚至另类的自我建构就不单是个体的娱乐和社交,而是当下乡村现代转型的一种映照。本文即在该背景下探讨初老女性在短视频流行乡村后的自我建构问题——其为何以及如何如何在网络中展演?建构了什么样的自我?在这方面,福柯的话语与技术理论提供了良好的切入点。

一、理论视角:话语与技术

乡村初老女性在快手、抖音等短视频社交网络中独特而显著的表现是当下城乡变迁的缩影。由于城乡发展水平差异,从福柯的权力视角来看,这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往往意味着知识的产生,而这些知识又进一步生产出权力^{[5](P69)}。作为一种抽象力量的权力/知识决定了人们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題,并进一步规训主体的行为使其以特定的方式思考和行动,而整个陈述系统即为福柯思想中的话语理论。话语有时指所有陈述的整体,有时指个体化群体的陈述,有时指解释陈述的秩序化实践^[6]。话语并非是语言或言语的含义,而是一套系统,它建构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话语不完全是压制性的,而且会生产主体性。对行动者而言,话语的规训最终体现为观念和行动两维。

虽然话语能构建人的主体性,但主体并非毫无能动性。对人如何发展出关于自身知识的问题,福柯提出了四种技术:生产技术,使个体能生产、转换或操纵事物;符号技术,使个体能够运用符号、意义、象征物或意指活动;权力技术,决定个体的行为并使其受支配,也就是使主体客体化;自我技术,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或他人的帮助来对自身身体、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进行操控,以求获得某种幸福、智慧、完美的状态^{[7](P53-54)}。其中,福柯尤为关注后两种技术,即权力支配和自我建构的技术。

对本文而言,乡村初老女性的社交网络展演体现出了权力和自我技术的纠缠和互动。其中权力技术体现为在现代与传统、城市和乡村关系中,不同权力主体的话语体系所带来的社会规训和支配;而自我技术则体现为初老女性的自我展演与建构。沿着福柯的话语与技术视角,我们可将女性自我建构所面对的权力运作区分为现代话语和传统话语。之所以作此延伸,一是由于对应于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城乡之间有着显著的权力分布差异,而这种差距往往意味着话语的产生。而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来看,传统与现代话语都是宏观上一种较为清晰的区分,并可囊括城乡的区别。二是由于话语不仅是一种叙事,更是一种结构,这包括知识、信息、陈述、实践等构成的观念和行动两个维度。总的来看,中国乡村的传统话语以传统家本位观念以及过日子实践体系构成,而现代话语则以个体主义观念与个体利益最大化行动为代表。不过,两种类别是理想型的区分,在现实运作中实则多有融合且有着偏向程度的区别。

从话语角度来看乡村变迁,可以认为是现代话语进入乡村后,将农民从传统中抽离并为之赋予现代观念和行动的过程。由于乡村现代化必将是个人的现代化,所以现代话语对农民的规训亦是城市规训乡村的现代化过程。与以往主要依靠政治、经济力量的改变不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得现代话语通过智能手机克服时空阻隔,随时随地将现代化的知识、信息、生活方式等传递给农民。不过,虽然在网络情境中,现代话语总体占据主导,但在乡村现实中,由于传统价值观的根深蒂固以及代际分布下中老年人仍多秉持传统观念,传统话语仍具有基础性与决定性地位,但其在与现代话语的碰撞融合中也有着向现代化演进的趋势。而乡村初老女性在网络中的自我建构就是在两种话语互动背景下的自我技术。

二、研究方法

S村是一个位于山东省中部,泰沂山区腹地的行政村。该村目前户籍人口2469人,男女人口性别比为108.18(以女性为100),村庄主要以三个姓氏构成,占比为5:3:2。该村经济发展水平

一般,2021年年末,该地人均可支配收入1.5万元^①,低于山东省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08万),亦低于同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万)^[8]。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导致的交通闭塞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较落后,加之儒家文化腹地的传统价值观念保存较完备深厚,该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都较为传统。立足S村现实,本文调研工作主要集中于2022年1—5月,并在同年10月和2023年春节期又做了补充访谈。本文的基本研究方法包括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主要通过半结构访谈开展,即按照预定的提纲通过与受访者进行深入交谈以了解该群体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方式^[9]。访谈对象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获得,一是在社交网络或现实中直接联系,得到其允许后展开采访。二是滚雪球法,即在确定初始几名访谈目标后通过其介绍来获得更多采访对象。访谈皆通过入户完成,在采访初老女性之外,研究者还对部分女性的丈夫与孩子进行了采访。

大体来看,本文的调研对象集中于社交网络中较为活跃的乡村初老女性群体,特别是频繁上传作品的14名用户及其家庭成员。她们年龄多在50岁左右(平均51岁),学历以初中和小学为主,在职业方面以家庭主妇身份为主并兼有务农、经商、工人、服务员等副职,且其家庭收入多居于村庄中上层。在家庭构成上主要以子女婚育或在外地工作后形成的空巢家庭为主,这使得受访初老女性有相对较多的个人时间来使用社交网络、发展闺蜜圈子,并在现实生活中共同实践形体美化、舞蹈表演和聚会游玩等活动。其在短视频平台使用上,主要以快手为主,以抖音为辅。另外,案例中的初老女性并不是乡村的大多数和主流,但却是当下网络时代乡村中老年女性中赶潮流、凸显个性的弄潮儿。

三、现代与传统话语下的女性自我

尽管现实中体现为观念与行动系统的不同话语总是处于融合状态,但其内在的区别以及彼此间的解构与重构总是时时刻刻发生。就本文问题而言,乡村初老女性在网络自我建构中所面对的最直接而现实的区分就是传统与现代话语中女性形象与认同的区别。概括而言,就是传统上以家庭过日子为中心的贤妻良母与现代意义上强调个体化的独立美好自我的差别。下文将一方面分析现代话语与传统话语的内涵,另一方面探讨两种话语下乡村初老女性认同和形象的差异。

(一) 传统话语中的女性自我

传统话语是乡村社会中源远流长而又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实践体系,并体现在围绕家庭为本观念的传宗接代思想和过日子实践中。在传统话语下,女性往往被规训为一个朴素、顾家、甘于自我牺牲的贤妻良母形象。在该话语之下,女性的个体性,尤其是性感、美丽的自我及其形象都往往不被鼓励甚至还会被压制。

1. 传统话语与初老女性形象。传统话语是对应于乡村传统的观念和实践系统。在观念层面,传统话语主要基于儒家本位价值观而形成。其中以家庭为本的价值观至今仍根深蒂固,并且是当下中国人普遍的价值观之一^[10]。而在农村,这一观念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可具体化为传宗接代这一本体性价值观^[11]。就传统话语对应的乡村实践而言,围绕家本位的传统观念人们又形成了以人、财、名扩大再生产为目的的过日子实践系统^[12]。在该观念下,农民为了传宗接代的家庭延续而形成了以强调家庭而压抑自我,强调经济生产而节制消费,强调自我牺牲而非个体享受等特征的过日子方式。概言之,传统话语在S村体现为一种基于传宗接代价值观,以及过日子实践的社会系统。

对女性而言,在传统话语下,最典型的女性自我及其形象便体现在“三从四德”的女性道德规范之中。虽然经过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革命化破除,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改造,乡村女性早已摒弃了传统女德观念的束缚。不过,由于家本位观念在过去与当下都较为坚固,而围绕这一观念所形成的

^① 该数据来源于该村会计的统计报表。

强调家庭而隐藏自我的贤妻良母认同至今仍占主流。相对应的,农村妇女便被规训为朴素、本分、节俭、善良、勤劳、缺乏个性的依附性形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女性独特的美丽、性感被尽量压制,甚至呈现出有性别但无性征的状态。因此,在乡村,诸多凸显女性美丽、性感的实践都往往被压抑。对初老女性而言,虽然多数人完成了儿女养育的人生任务甚至已成为奶奶,但仍要承担繁重的家庭和土地劳动,以及辅助养育孙辈的工作。因此,绝大多数初老女性都牢牢遵从传统话语的妇女角色和形象,将自我融入到家庭生活之中。而一旦违反,便会受到传统话语的规训与惩罚。

2. 传统话语对初老女性的规训。在任何社会中,行动者都有凸显个体性的主观欲求。乡村女性也并非完全遵从传统话语的约束。而一旦其有违该系统,来自家庭和村庄的规训便会显现。在家庭层面,传统话语的规训主要来自夫权,少部分来自公婆与孩子的干涉。在乡村家庭关系中,夫权多居于支配地位,并对妻子有着强大的影响力。特别是由于乡村女性普遍没有经济独立,因此当她们积极建构自我,如扩大鞋服饰品和美容消费,增加社交、娱乐和表演时间时,与其既有家庭角色的冲突便在所难免,而丈夫往往会成为反对力量的代表。例如在柳青(52岁)案例中,虽然她在现实中性格活泼,喜欢社交活动,但因家庭影响却较晚开始上传作品。柳青的作品主要是对口型唱歌,尽管在口型方面常无法对准,但她尽量张大嘴部和根据音乐编排的肢体动作使其作品播放量和点赞量都较高。虽然柳青对于作品的受欢迎极为自豪,但当她拿给丈夫(职业为教师)看时,其丈夫还是立即反对。对此,柳青丈夫在受访时认为:“按说每个人都有追求快乐的权利,咱不应该干涉人家的权利,但是你这样天天传就沉迷了,过份了,影响了家庭了。再说咱干老师这个职业,你家里这样,人家都看到,忒不像样了。所以我就跟她说,咱不玩这东西了,人家笑话。说了几次也不听,这不上次我发了火,非得吵了架打了仗才行。”虽然柳青因被迫停止上传作品颇感委屈,但在多次家庭冲突,特别是儿子也反对时,她还是最终放弃了快手,并删除了所有作品。

在村庄层面,初老女性自我展演压力还来自于舆论。正如涂尔干所言,舆论是一种社会事物,是权威的来源^{[13](P279)}。也就是说,乡村舆论是传统话语规训个体的社会力量所在,并常常以感觉结构的形式分布在社会中^{[14](P389)}。这意味着在父权和夫权仍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人们对于言行实践的合适与否有着普遍感知。例如村民虽在公开层面常对初老女性作品表示赞赏,但在私下则常戏谑、嘲讽其显摆、逞能、无用、不像样等。而舆论审判的主要标准也主要基于为了孩子与家庭来赚钱过日子的传统话语。在热衷短视频的初老女性群体中,虽然其网络中的表演张扬甚至另类,但在现实中却仍会强调以家庭过日子为重。而一旦听闻舆论的负面评论,女性往往会恐慌不安进而撤掉或删除作品。例如在春娇(50岁)案例中,在接触快手后,她极为热衷各类特效美颜自拍。通过平台的各类道具,她将自己美化成古装、现代美女,并上传到网络中。不过,不同的声音也随之而来,如在其前往乡镇赶集遇见老同学,以及与家庭的其他男性聊天时,她数次听到别人评价她的快手“好看”“有能”等。春娇认为:“我回到家后就觉得不得劲,越寻思越别扭,不知道人家说的是真话假话,好话孬话。就觉得在网上都这样也没啥,但现实中这些人看到了,说啥的都有,想想怪丢人,就挑挑删了或是隐藏了……所以我的作品现在在外边的(指露出的)不大多,删的最多。”与此类似,因自感舆论的负面压力,多数女性有着一时兴起而上传,其后又删除或隐藏的习惯。

总之,乡村传统话语是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观念和过日子的实践构成的社会系统。遵从传统话语,初老女性主要以贤妻良母并隐没于家庭的自我为主。而在日常生活中,其自我建构一旦有违传统话语便要经受其内在的家庭与村庄规训。其中,前者主要来自丈夫,而后者主要来自舆论。

(二) 短视频进村与现代话语下的女性形象

初老女性在当下日愈个性化的自我展现离不开乡村现代化的大背景。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尤其是短视频社交网络的普及成为乡村社会生活的最大变量之一。而随着突破时空界限的网络的流行,现代话语得以随时随地进入乡村,并成为初老女性建构不同以往自我的主要合法性来源。

1. 短视频与现代话语流布。随着智能手机普及，移动互联网已成为中国人上网的主要方式。根据 CNNIC 报告，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 10.11 亿，整体网络普及率达 71.6%，其中城镇互联网普及率为 78.3%，农村地区为 59.2%。而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 8.88 亿，占网民比例为 87.8%^[15]，且人均单日使用时长已超过两小时^[16]。可见，无论从用户规模还是使用时长来看，短视频都已是最为流行的应用类型之一。其中抖音、快手成为最具主导性的短视频应用，二者用户占比超短视频用户的八成^[17]。在 S 村，短视频主要自 2018 年开始真正普及，并在农民积极上传和分享作品中成为乡村使用最普遍、渗透最深入的应用之一。相比以往现代话语主要靠大众传媒以及现实中的人员、货物流动实现，当下网络时空扩展与压缩使得物质、观念和现实流动性大增^[18]。而现代话语也藉由网络随时随地在农民主动获取中进入乡里，并在潜移默化中被认知与接受。

由于当下短视频社交网络的资本导向，短视频内在的运营逻辑以盈利为主，因而鼓励个体化的消费主义。若从观念和行动两维来看，短视频中现代话语的观念部分体现为个体主义，并将其置于家庭、村庄等社会主体之上。而在实践层面则体现为一种强调个体利益和欲望最大化满足的实践体系，尤其体现在强调消费扩大和物欲满足的消费主义之中。质言之，短视频中现代话语中的自我是以消费主义为内核的个体化自我^{[19](P260)}，并呈现出为了自己而活的特点^[20]。对应于女性自我形象，这便是一种强调自我独立美好的个体主义，辅之以开心就好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这种美好精致个性的女性在网络中非常常见，并主要表现为诸如颜值类美女、女性才艺达人与女性生活博主等网红形象。总体来看，现代话语下的女性形象有着偏向精致美丽、社会地位较高的女性，并且自信于展示女性的身体美。虽然初老女性在漫长的乡村生活中已经基本完成社会化，并普遍接受和践行传统话语的女性角色，但短视频中的现代话语还是对部分女性的自我认同和形象产生强大影响。

2. 现代话语对乡村初老女性的规训。与传统话语强调隐没个性的家庭本位不同，现代话语以个体主义为内核。对乡村初老女性而言，这一是体现在为自己而活和超越他人的个体性凸显；二是体现在对传统话语的夫权和乡村舆论的超越。就强调个体性而言，与一切为了家庭、为了孩子而甘当配角甚至隐没自我不同，部分乡村女性在网络中一是直接表明为了自己而活、开心就好，并在积极展示自身女性美感中走上前台成为主角。二是通过超越他人，即通过作品的播放数、点赞数、排名等超过他人的方式来体现个体的出众。例如在彩霞（50 岁）案例中，她极为热衷于发自拍和广场舞作品，特别是在学会了抠图、换脸等特效技术后，她便频繁上传将个人美颜后的头像直接嫁接到摩登美女身体的作品。虽然该类作品不免怪异，但她却认为有趣且好看，只要自己开心就好，并认为别人的负面意见多是羡慕嫉妒恨。而由于多数女性并未掌握此技术，她亦将之作为自己比别人更有能力的证明。而一旦作品播放数和点赞量超过身边其他玩家后就更加自豪于此。对此，她认为：“以前啥也不会，光老实的下力干活。现在有了快手，人家都拍，人家会的咱也得会才行，不然不甘心，而且人家不会的咱也会。也不是说，所有跳舞的这些娘们儿，她们谁也不如我会弄，谁也不如我的特效多。同样是发作品，咱这个确实是更好看。”

就突破夫权而言，几乎每个热心短视频的乡村初老女性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家庭矛盾。虽然部分女性最终屈服于家庭压力，但活跃于网络的女性却在短视频层面有所突破。例如在兰秀（52 岁）案例中，由于其家庭一直是丈夫当家，当她开始玩快手时其丈夫并不知道。随着影响力增加，其丈夫在网络中刷到其作品并提出反对意见。由于不敢反抗，兰秀停止了更新。不过，在她看到其他妇女的作品后非常眼馋便又开始上传自拍。如此往复多次后，兰秀通过与丈夫不断沟通，以及经其闺蜜的多次劝说后，其丈夫逐渐接受了这一事实，默许其玩短视频^①。就突破乡村舆论而言，一方面

① 虽然乡村妇女多能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丈夫的反对，但现实中，玩短视频耽误家务，甚至发展其他异性关系等问题常常成为夫妇矛盾的导火索。也就是说，乡村妇女对来自夫权的反对只是短暂绕过而非真正克服。

由于坚持传统话语并以之来公开说闲话的人群往往以 60 岁以上的妇女群体为主,但该群体受知识水平和身体条件所限而大部分无法熟练使用短视频,因而无法获知并生产反对声音。另一方面,网络中的主导话语强调个性凸显,因此女性在网络中的自我展演有着充分合法性,并且在群体交换式观看、点赞互动中常常产生正向舆论。因此,在被视作流行热潮和普遍现象中,妇女热衷短视频在村庄舆论层面亦是跟上时代、有本事的体现,而女性也在公开的展演中更加自信。例如通过网络和现实中的表演,初老女性在服装方面正日益跳脱出传统话语对女性穿着的舆论束缚。在杏芳(49 岁)案例中,她认为:“以前穿个裙子(短裙)都不敢出门,怕让人家看见了笑话,特别是六七十的老妈子,嚼舌根子可厉害了,在街上看到了就说‘你看这是谁谁谁家的媳妇,怎么着怎么着的’。现在她们也看不着网络上的,再说大部分人都开放了,我不害怕了,现在天天穿小裙子,干活的时候穿,冬天还穿,里面穿个打底的,也不冷。我就喜欢穿裙子。”

总之,在现代化背景下,城乡之间的话语区分体现为现代话语与传统话语之别。其中,传统话语是围绕家本位的传宗接代和过日子形成的观念和实践系统,而网络中的现代话语则围绕个体主义观念,以及强调个体利益和欲望满足的实践构成。虽然在乡村现代化转型中,现代话语来势汹汹,但在乡村实际生活中,传统话语仍然是基础性的,而部分乡村女性则在网络中逐步接受现代话语,并在与传统话语融合中建构不同以往的自我认同与外在形象。

四、现代与传统话语互动中的自我技术

初老女性在乡村社交网络中的自我展演处于城乡互动的大背景中。虽然在网络中现代话语更具主导性,但在现实中传统话语却有着决定性地位。初老女性短视频的自我建构是在现代与传统话语互动、融合中的自我技术,并同时直接的个体层面和间接的社会生活层面展开。其中前者主要通过个体的容貌与才艺表演来直接体现,后者则通过家庭和村庄生活展现来间接建构。

(一) 直接建构:内外兼修的美好自我

初老女性在理想自我建构中首先是通过网络平台对自己外在的身体容貌和内在的才艺气质展演来进行。其中,前者主要通过容貌和身材来体现,后者则通过才艺来建构。而其网络中个体理想形象的自我技术主要借助于现代话语实现,并在现实中有一定的延伸。

1. 容颜和身体的年轻美好。由于乡村初老女性的年龄多集中在 50 岁左右,加之现实过日子更强调为了家庭、孩子努力工作而非个体凸显。因此该群体不仅无法用年轻美丽来形容,甚至常常有着朴素甚至土气的表现。不过,当短视频流行后,部分初老女性便通过面容与身材的美化来建构有别于现实的理想化自我形象。具体而言,初老女性一是通过网络平台的美化特效与道具,如美白、去皱纹、红唇、瘦身等打造一个年轻美丽的女性角色。二是通过线下的美容消费和生活方式改变来打造美好形象,如扩大护肤、化妆、鞋服、饰品等消费,并重视锻炼、养生、减肥等身体管理来塑造良好形象。而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容颜与身材的美好建构,护肤、化妆、逛街、网购、减肥、健身等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初老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在翠花(47 岁)案例中,作为一个普通乡村妇女,她在既往年轻时虽然也想展示自我的美丽或者扩大形象类消费,但由于社会风气保守,且为了家庭和孩子忙于生计而并未真正实践。当快手流行乡村后,她较早地在网络中上传美颜自拍作品,且常常使用特效道具等将自己美化为城市摩登女郎或小姑娘等形象。她的粉丝量早在 2019 年便超过了一千,这在该类群体中属于较高水平。随着越来越多的乡村女性开始制作和上传同类作品,她则更进一步,开始在线下延伸其自我的美化实践。在“人应该为了自己、开心就好”等现代话语的个人观念指导下,她成为 S 村初老女性群体中最早开始化妆、拉直头发、购买镇美容店美容产品、经常去县城商场购买衣服和平时就穿凸显身材

的裙子或舞蹈服的女性。而在数年来的自我美化后，她逐步将自我建构为一个生活在乡村的现代女性形象，并最终离开农村前往县城生活。

2. 出众与脱俗的才艺表演。相比直接的美颜自拍展示，才艺往往被认为更高层级的自我呈现形式。例如热衷自拍的桂萍（48岁）认为：“光自己对着镜头自拍的这种没意思，不如人家真会唱歌、跳舞的，那种的有看头。自拍的这种就对着镜头歪头晃脸的，我看见就赶紧划过去。”而为了有别于观赏性不高的自拍，部分群体便通过才艺来凸显自我。对于上传者而言，才艺展演不仅能突出其与众不同，甚至还可建构一个有内涵且更丰富的自我。在 S 村，广场舞、歌曲与戏曲翻唱（含对口型）是最主要的才艺类型。由于缺少公开展现机会，并且多在家庭中处于依附关系，女性普遍缺少公开表现自己的自信，甚至常被以笨、不会说话、上不了台面来形容。不过，当强调个体性的现代话语开始在乡村流布时，部分女性便通过特长走上台前。

如在静美（53岁）案例中，在漫长的乡村生活中，由于她身体较弱且爱好文艺，对家务和土地劳动一直不热衷，为此不得不长期承受家庭对其懒和不会过日子的负面评价。而她自己也在此过程中对自己评价较低，如认为以前“不大能干活，觉得自己跟个愣子一样”。但自从广场舞、短视频流行以来，她走出家门，积极在村庄广场和社交网络平台中展示舞蹈和歌曲。在网络中，她作品主要以伤感情歌为主。而在熟悉短视频后，她几乎每天都要唱一首歌才感到舒心，经过数年积累，其作品数量已经超过一千。对于唱歌，她认为：“我就是觉得通过唱歌自己比别人感情更丰富，更有内涵一样，别人在网上和在现实中也都说，听我唱歌很感动……咱关上门在自己家里说，就觉得通过这个东西感觉比别的妇女能^①一样。没想到这么大年龄了还能跟上潮流，不是个愣子，还玩得比人家精，很开心。”也就是说，唱歌一方面有着抒发情感、为了开心的意味，另一方面也有着证明并突出自己与众不同甚至比别人更突出的意义。而通过唱歌，S 村村民及其家人对静美都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她很有才艺与内涵，甚至推举其在夏日文艺晚会中唱歌、跳舞。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大部分人并不具备特长，但为了亦能凸显和表达自我，以对口型唱歌来表现才艺的作品颇为流行。虽然是假唱，但诸多行动者仍欲通过该类作品来表现自己有特长的出众意义。

总之，在凸显个性的自我建构中，初老女性主要通过网络中的现代话语在容貌、身材、才艺等方面建构自我，以达到一种青春美好、与众不同、有特长、有内涵的理想形象。这一理想自我是初老女性遵从现代话语的自我技术实践，并体现出主要存在于网络并逐步延伸到现实生活的趋势。

（二）间接建构：家庭与村庄中的幸福自我

与直接表现自我的身体和特长不同，初老女性还会借助间接的家庭和村庄生活来凸显自身。虽然分别对应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家庭和村庄生活一直是传统话语的重要内容，但通过网络再现，行动者却可将之作为凸显自我的象征行动。也就是说，初老女性是在融合两种话语的自我技术下间接实现理想自我的建构。

1. 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在现实生活中，乡村初老女性几乎全都深深嵌入到家庭本位的过日子中。乡村家庭生活紧紧围绕人、财、名的过日子进行，其中最基本的便是人与财两方面^[12]。“人”指的是家庭成员，尤其体现为基于男性后代的多子多福、儿女双全、孩子有出息、有老有小等状态。“财”则是关于家庭财产、生活条件，并直接体现在车子房子等大件商品之中。而所谓的家庭幸福往往意味着物质条件充裕以及子女多且健康。在 S 村，初老女性在五十岁左右多已实现儿女婚育的人生任务，因此在网络中晒出儿孙、新居等家庭生活便成为其融合传统与现代话语，凸显其拥有幸福圆满家庭生活的重要方式。

例如在红霞（55岁）案例中，作为一个当家女性，其家庭在村庄边缘开设了兔毛分拣厂房。

^① “能”是该地方言的常用词，既指有本事，也泛指各类有才、有钱、有特长等。

此外,她有一儿一女且皆已有了孩子,目前与儿子一家比邻而居。虽然儿子的前两胎都是女儿,但2022年底第三胎生下儿子后,红霞便经常在网络中晒出小孙子的照片和视频。虽然当下农村人很少会直接表达重男轻女的观点,但小孙子的降临还是让红霞感觉幸福且圆满。此外,她还上传了大量关于机器运转、兔毛成品的视频。对此,红霞认为:“上传这个也不是为了炫耀,咱就是实实在在的,有啥就发啥。人家有的咱都有,人家会玩咱也不能说会玩,还玩得更好。俺家刚抱上了小孙子,打心里高兴,就让大家伙子都开心。再加上这两年买卖不孬,咱心里也愿意发。再就是这东西还有宣传作用,人家看到了还真能联系买卖,你看现在卖东西的哪有不发的。不过俺发这个主要是为了玩,为了开心,你看大家伙子都点赞,都说发财啥的,是个正能量平台,挺好的。”与此类似,该村蔬菜大棚、养猪、种地家户的女主人也常常将自家的产品上传快手,以建构自家勤劳且有产出的生活状态。而由于网络中竞争性的个体化表达,该类作品在深层意义上还是妇女用以凸显自我幸福的重要内容形式。

2. 村庄社交生活和谐。在家庭生活之外,初老女性还经常通过乡村社会中的社交生活来体现自己人际关系融洽、人脉资源丰富的特点。虽然基于地缘关系的村庄关系亦是传统话语的重要内容,但在网络中却被农民用以凸显自我的人脉丰富以及人格魅力较高的意义。就初老女性而言,其独特的闺蜜群体就是这一关系的典型表现。

闺蜜是网络时代,S村初老女性在家庭关系之外,融合趣缘、血缘和地缘关系而形成的独特群体。在乡村社会中,女性一旦步入婚姻,其生活便主要围绕家庭进行,而其社交中心便主要以亲人和邻居构成。不过,在网络流行后,部分女性却通过发展出基于趣缘的闺蜜群体来形成新的社会支持网络。与以往强调家庭关系不同,新出现的闺蜜尤为强调个体性。尤其是在相关作品中,个体主要通过闺蜜的集中展演来体现其社会关系广泛和谐的状态。例如在以桃红(49岁)为中心的闺蜜群中,初老女性便积极利用闺蜜活动来体现其人际关系和谐、生活精致幸福的意义。桃红的日常工作是赶集^①炸鸡柳,为了赚钱,她不得不整日忙于切鸡肉、腌制等准备以及赶集时的炸制工作。十几年来,她一直忙于此生计。2018年,她开始接触快手并上传自拍作品,并逐渐与该村广场舞群体建立联系进而成为了舞蹈队一员。由于家庭收入较多,且其性格热情豪爽,她迅速成为该村初老女性中最主要的聚会组织者。尽管其工作需要占用大量时间,但她仍然频繁组织闺蜜们在自家装修豪华的新房聚会喝茶。每当聚会时,女性们都穿上好看的衣服并化妆,且将下午茶聚会、唱歌、跳舞的场景上传至快手。此外,闺蜜群还经常一起去附近景区游玩、去乡镇或县城购物、去饭店聚会喝酒等。而每当此时,桃红都会上传多个以自己为中心并包含其他女性的自拍、吃喝等作品。而桃红也通过组织、参加闺蜜活动获得了大方、人缘好、人格魅力较高的个体形象。此外,闺蜜群的存在还是初老女性集体对抗夫权和舆论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其成员遭受负面评价或家庭反对时,闺蜜常常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讲理、劝解甚至语言攻击等方式来为其辩护以获取行动的正当性。

总之,与关于身体和才艺的直接自我技术不同,部分初老女性在涉及家庭和村庄生活的再现时一方面仍主要延续传统话语下血缘、地缘关系的叙事,强调家庭和村庄生活富足融洽;另一方面又通过融合现代话语来凸显自我,即在家庭和村庄生活和谐之中更为强调个体的幸福。可见,个体的自我技术位于社会的权力技术之下,而其能动性主要体现在对不同权力技术的借用与融合之中。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乡村文化建设振兴的深入,农民的主体性日益重要^[21]。而在短视频渗透乡村过程中,草

^① 该地农村集市以农历固定日在不同村庄轮转,每五天一个循环。

根成为网络传播中的重要组成^[22]。在这一背景下,部分乡村妇女正积极进入公共领域来建构一种基于传统但又符合现代的崭新妇女形象。如在乡村春晚、乡村广场舞^[23]中,乡村女性不仅在积极顺应乡村社会转型中建构新的个体化自我,而且也逐渐成为引领乡村时尚和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基于福柯的话语和技术理论,结合 S 村初老女性的短视频实践,可以认为初老女性的自我建构是其在传统话语和现代话语下的自我技术。其中传统话语是基于传宗接代的家本位观念和过日子实践构成的系统,现代话语则是围绕个体主义观念以及欲望和利益最大化实践构成的系统。就女性形象而言,前者对应于贤妻良母的传统女性,而后者则对应个性美丽的现代女性。随着短视频普及,现代话语得以跨越时空界限进入乡村,并赋予初老女性新的自我建构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初老女性一方面藉由现代话语通过容颜、身体美化,以及与众不同的才艺表演来直接建构个性化的美好自我。另一方面,又通过融合传统话语下家庭和村庄生活的美满和谐以在网络中间接凸显幸福自我。而初老女性的自我建构既是顺应现代话语对传统话语规训的结果,也反过来推动着这一过程的深化,尤其在日常生活的形象、社交、认同、消费等改变中,潜移默化的推动着从个体到乡村的现代化转型。而其自我技术主要是在权力技术之下,其能动性体现为对不同权力技术的调用和融合。

尽管互联网在流量分配中推动了底层的可见性与向上流动^[24],而初老女性亦在此过程中积极适应并推进现代话语深入乡村,但以下问题仍需关注。首先,初老女性的沉迷问题日益突出。由于短视频的算法推荐会将各类符合需求的内容推荐给用户,在信息茧房效应下,现实生活空虚无聊的初老女性常常难以拒绝,并花费大量时间、精力、金钱于短视频观看与消费中,甚至在主动加入、扩大消费中有着成为免费数字劳工的倾向。其次,身份误同的焦虑问题。身份误同指的是个体通过不正确或虚假的认知形成的过度理想化自我认同后,会对真实的自己不适应甚至难以接受。由于初老女性的美化自我脱离现实,加之从线下到网上的竞争无所不在,初老女性常常因容颜衰老以及不如别人而感到焦虑。再次,需警惕资本加持的现代话语对乡村传统话语的过快解构。虽然在乡村社会中,传统话语仍占主导,但现代话语却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对其进行解构。而过快的解构与不恰当的融合一方面会使行动者脱离村庄与家庭共同体而沦为原子化个体,另一方面导致村庄本体价值失落、家庭的不稳定性增加等问题。因此,如何在短视频普及背景下,在现代与传统融合中一方面促进互联网行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为农民提供适当的精神文化产品,将是需要持续关注的课题。

参考文献

- [1] 周怡.“大家在一起”:上海广场舞群体的“亚文化”实践——表意、拼贴与同构[J]. 社会学研究,2018(5).
- [2] 张兆曙.个体化时代的群体性兴奋——社会学视野中的广场舞和“中国大妈”[J]. 人文杂志,2016(3).
- [3] 李林容,李茜茜.“大妈”媒介形象的嬗变(2007—2017)——以《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和《中国妇女报》相关报道为例[J]. 编辑之友,2018(11).
- [4] 王芊霓.污名与冲突:时代夹缝中的广场舞[J]. 文化纵横,2015(2).
- [5] [英]萨拉·米尔斯. 导读福柯[M]. 潘伟伟,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
- [6] [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 谢强,马月,译.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7] [法]米歇尔·福柯. 自我技术·福柯文选Ⅲ[M]. 汪民安,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8] 新华社. 图表:2021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8 931 元[EB/OL]. http://www.gov.cn/shuju/2022-01/21/content_5669597.htm,2022-01-21.
- [9] 杨善华,孙飞宇. 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J]. 社会学研究,2005(5).
- [10] 周怡. 厚与薄:全球化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J]. 学术月刊,2022(10).
- [11] 贺雪峰. 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J]. 开放时代,2008(3).
- [12] 吴飞. 论“过日子”[J]. 社会学研究,2007(6).

- [13][法]爱弥尔·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渠东, 汲喆,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14][英]雷蒙德·威廉斯. 漫长的革命[M]. 倪伟,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 [1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s://www.cnnic.net.cn/hlwfzyj/hlwzxbg/>, 2022-08-27.
- [16]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EB/OL]. <http://www.cnsa.cn/attach/0/2112271351275360.pdf>, 2021-06-01.
- [17]黄楚新. 我国移动短视频发展现状及趋势[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5).
- [18]刘少杰. 网络社会的时空扩展、时空矛盾与社会治理[J]. 社会科学战线, 2016(11).
- [19]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 龚小夏, 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 [20]阎云翔. “为自己而活”抑或“自己的活法”——中国个体化命题本土化再思考[J]. 探索与争鸣, 2021(10).
- [21]蒋旭峰, 曹甜甜. 从“送来文化”到“自办文化”——传播学视野下的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4).
- [22]丁柏铨. 浅议网络传播规律[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6).
- [23]路阳. 舞动乡村: 关于华北农村广场舞的传播网络与过程-事件研究[D]. 上海: 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
- [24]吕鹏, 李蒙迪. 从“草根”到“网红”: 势差理论视角下社会流动现象审视[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 [25]邱林川. 告别i奴: 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J]. 社会, 2014(4).

Social Discipline and Self-construction of Rural Elderly Women under the Penetration of Short Video

— Take S Village as an Example

LU Yang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short video, rural elderly women are becoming the most active and alternative group in short video social network. Under the guidance of Foucault's discourse theory, this paper finds that rural short videos mainly have traditional discours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family and living practice, as well as modern discours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ism and the practice of maximizing individual interests and desires. The network performance of elderly women can be described as self-technology in the interaction of two kinds of discourse, that is, through the direct performance of the face, body and talent under the modern discourse, and the indirect presentation of the happiness and harmony of family and village life under the traditional discourse, to construct an outstanding, beautiful and idealized modern female self,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virtuous wife and mother. Although this self-technology has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nd rural women,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addiction in short videos, identity misidentification and free digital labor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Key words: elderly women; rural women; short video; kuaishou; discourse

(责任编辑 周振新)